

# 又是一年麦收时

□ 冯天军

编者按：  
六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麦田一片繁忙景象，又是一个麦收时节。此时，金黄色的麦浪弥漫了乡间遍野，一粒粒闪着光的麦粒归仓，文友以笔为镰，以墨为麦，用文字描绘着丰收的喜悦。

当布谷鸟的第一声啼鸣回响在村子上空，乡村的空气里便氤氲沸腾起一阵阵麦香，乡亲们也迎来了年中忙碌而充实的季节。

麦熟一响，龙口夺粮。麦收是农人最紧张、最辛苦的劳动。如果遇到了恶劣天气，比如冰雹，那么眼看到口的粮食，可能毁于一旦。所以，古有麦子不进仓，不能算口粮的说法。

大集体时代，每到麦收时节，生产队长就提前几天察看不同地块小麦的成熟程度，截下两个麦穗，在手里搓捻，送到口中，咀嚼一下，估计小麦成熟的程度，确定收割的时间。然后，像接到了命令一般，碾场、磨镰、备下麦绳，杈把扫帚扬场，能修的修，不能修的就换新，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

麦收开始，农人挥汗舞镰把轰然倒地的麦子运到场院，妇女们开始压麦秸，梳麦秸的声音，在压板上割麦穗的声音，张家长李家短的声音，吃奶小孩哭泣的声音，混合成交响曲响彻整个场院，响彻在毒辣辣的太阳照射的每一

个空隙。

麦场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在刚刚碾好的平整、潮湿的场院里撒欢、疯癫，你追我赶，好不欢快。然后光着脚丫做游戏：老鹰叼小鸡、跳方、打溜溜球、顶膝盖，甚至还有的小伙伴在翻跟头，趴在地上驮着别人走……农人的忙碌与小孩子的悠闲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地里的小麦渐渐稀少，麦场里的小麦多了起来，白天摊晒，晚上码垛，以防不测风云。这时，麦垛成了我们玩耍的去处。我们不顾麦场保管员的反对，偷偷爬到垛顶，仿佛登上了泰山一般，有一种“小天下”的感觉。于是在上面蹲下、躺下，变换着各种姿势寻找心底最深处

的欢乐。及至渐大，每逢麦假，便跟在大人身后收拾麦穗。那时，生产队把收拾麦穗的多少作为孩子劳动情况的量化，而且还给予一定的奖励，每斤2分钱。由于有这样的奖励，于是，我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通过收拾麦穗实现买一本字典的愿望。于是，我跟在大人身边，不停地收拾，把丢在地里的每一株麦穗当作是金光闪闪

的硬币，送我走进梦想的殿堂。麦假结束，我的梦想实现了，拥有了一本心仪的新字典。

打麦场又是麦收时节最动人的场景。生产队长提前做好分工，有管着往脱粒机输麦穗的，有扒粒子的，有挑穗的，有把麦穗码成垛的……机器一响，各负其责，紧张忙碌便开始了。社员最不愿干的营生是在脱粒机边上挑穗，不说脱粒机的响声震耳欲聋，不说一刻也闲不着，单是那种麦穗的刺鼻扎脸就难受。干这活的大都由任劳任怨、老实巴实的马叔担当，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从没有换过岗位的人。

我们小孩便在刚刚脱出的新鲜麦穗上玩耍。有一次，我兴奋，不小心我的前门牙碰在了一个伙伴的头上，当时就觉得生疼，后来，才发现那颗前门牙被碰得松动了，小时候酿的祸根，一直存到现在。

如今农人再也没有五月人倍忙的场景了，再也不用人割肩挑，打场扬场了。联合机一响，遍地金黄。但过去原生态的麦收场景，孩子们的欢乐，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年轻里，让我时时想起。



## 农家乐

□ 张巨温

夏日麦黄龙口抢，农家辛苦正匆忙。广田如纸织如笔，写出丰收锦绣章。

麦粒归仓场碾罢，宴邀亲友庆丰年。欲知到底收多少？囤溢虹流笑意传。

## 麦子熟了(外一首)

□ 李志胜

麦子熟了  
不仅是长伸地的  
东河沿的  
西南地的  
……  
就连堤沟里这不成块的点种  
也泛着金黄色

堤坡上的流水沟  
若失宠的滑道  
我的运动鞋  
趟着白花花的阳光  
朝又一茬留守的麦子  
致问候语

一个面孔  
从站立的麦苗中幻化出来  
那一株株麦穗  
有的谦虚，垂首  
有的在张望  
有的看上去颇无所谓  
像街西头，一心在外做生意  
疏于农活的五叔……

田边的柳条儿是动了一下  
像风中的谁摆摆手  
劝我再想想多  
又似是邀我，就地落座  
饮一会儿穿河道而过的清风  
消暑，解渴

## 夏至

一只来自童年的蝉  
趴在稠密的绿海中  
唐诗醒了，宋词醒了  
民谣随南风落下  
溅起一塘荷色  
满耳蛙鸣  
那个手拿秧杆儿  
一下一下  
捕捉盛夏故事的人呢

他微笑的样子  
像一枚熟透了的小黄儿  
抑或一颗又绵又香的大甜瓜  
骑土墙的藤萝顽皮  
拂树梢的夕晖  
安静若水

入夜，时不时地被闷热  
闹出些小失眠  
空调制冷，只治表、不治本  
那曾舒缓摇动的大蒲扇，  
念经似的轻雨声  
防暑，降温  
如今却顺着力不从心的拐杖  
纷纷滑脱  
化作一声砸地叹息

## 麦子黄了

□ 乔兆军

陆陆续续地赶到麦田里。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开镰了，块块麦田里已经满是割麦的人。父亲割麦时精神抖擞，汗珠从他黑红的脸上滚下来，就像露水滚过荷叶，刺得我眼睛。可父亲仍然不疾不缓，无比珍惜地割着他的麦子。阳光在我眼前的麦秆上嘶啦啦响，我跟在父亲身后，累得直不起腰，汗水流进眼睛里，涩涩的痛。

风吹麦梢黄，饱满的麦粒，浸泡着丰收在望的田野，在农人眼里放着光呢，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多少个

麦收时节，我不禁想起了家乡的麦子。家乡的麦子黄了，大片的麦田，像金色的海洋，无边无际。风过时，会掀起层层叠叠的浪，荡漾起的麦香味儿。那湿润了无尽的阳光、空气和水分的麦子，正黄得深沉。它们一棵棵挺着直直的腰，垂着颗粒饱满的穗，宛如脚下的黄土一般结实、厚重。

父亲吸着烟，眯着眼，将一根麦穗扣于掌心，双手轻揉慢搓，吹去麦皮，手心便留下了一粒粒干净的麦子。撮几粒嚼一嚼，满是麦子的清香。

远处，布谷鸟开始叫了，一声声清脆嘹亮地呼唤着村庄，麦子黄了，快来收割啊！于是乡亲们纷纷从窗棂上取下生锈的镰刀，在磨刀石上好好好地磨一磨，用布满老茧的手指肚在刀刃上刮几下，试试锋利程度。磨好了镰刀，钎担上扎上两捆草腰子，挑着

## 游园

□ 高鹏

昔日浊河黄土岸，今朝修葺成公园。蛇紫嫣红百花放，幽幽小径林间穿。小桥流水绿草地，阁台红寺隐约见。潭边坐着垂钓翁，清水流向汾河滩。

# 尧风

## 我是一粒走失的麦子

□ 李安宁

在尘世，我是一粒故乡走失的麦子，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被一把进城的镰刀无情收割。

一个城市的印章，在我黄色的额头轻轻地一戳，就让我失去了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一个土地耕耘者的身份和自豪。

三十年的城市风雨，洗尽了我身上自带镰刀的锋芒，洗尽了我身上黄土地的原始气息，却怎么也洗不尽那深藏在骨髓深处的乡土胎记。

在城市，我看到许多像我一样的麦子，在孤灯独坐的夜晚，打开自己泣血的伤口，在伤口上种植家乡的麦子，用家乡麦子的麦芒封住自己的疼痛神经。城市的华丽扶不起一株倒地麦子的乡愁。

一声布谷的清脆，就让我脚下的土地松软了。我看见父亲在芒种的节气里挥汗如雨，母亲的镰刀划破大地页面，把麦秸打成捆背回家，待我回家品读。而我却仍然是一粒被割断了根系的麦子，在风里流浪。

我知道，无论我流浪至何方，我的心上永远有一片金色的光芒，我的根系永远朝向一个方向——故乡。

这是麦子成熟的季节，站在老屋的小院里就能闻到晚风从田野里吹过来的那一脉浓浓的麦香味儿，缠绵而悠长，把整个心浸润得如同一块丝绸柔软、生动，让我油然而生一种融入骨髓的思乡之情。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记忆的脑海里沉淀着遥远岁月里故乡的麦子，那是烙在我心灵上的一枚永远也抹不去的胎印。或者说，那是维系着我与故乡种种情愫的一根纽带。故乡大片的麦



## 风吹麦梢

□ 姜宝凤

田，像金色的海洋，风吹过时，会掀起层层叠叠的麦浪，那寄托着乡亲们无限希望的麦子，一株株挂着颗粒饱满的穗子，荡漾着丰收的喜悦。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父亲从厢房的土墙上取下生锈的镰刀，用手轻擦一些水在磨石上，一下一下把镰刀中那些已休眠了的刚性与韧性唤醒。第二天天未亮，一夜辗转未眠的他便和母亲早早来到了麦田，无比娴熟地收割着麦子。父亲割麦时精神抖擞，裹挟着尘土的汗水从他褐色的脸颊上滚下来，就像露水滑过荷叶，流进眼睛

和嘴里，涩涩的痛，可父亲顾不上擦拭，一连几天忙到夜幕低垂。麦子收割完了，父亲和母亲又苍老了许多。所以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每年到了麦子收割的日子，总要跟着大人到麦田里去干活。割麦是农村的一项繁重劳动，虽然那时我不甚懂事，但清楚地记得每次站在田埂上，望着眼前那片波涛起伏的黄澄澄的麦海和父母挥汗如雨的收割，幼小的心灵总有一股难以遏制地对劳动的敬畏与感激。

当收割最后一粒麦子，乘坐着父亲的独轮车，来到打麦场时，这一年来

最耗费体力的厮杀才接近尾声。后来我离家到外地读书，依旧怀念着那漫山遍野如向日葵般的麦田，那一阵阵浓郁的麦香滋养着我的成长与向往。如今我坐在城市的高楼里，每当麦熟时节，我的耳畔总能浮现出故乡的田野里鼓胀的麦粒碾破麦穗而发出的美妙的声音。此时此刻，我的父母和乡亲们也许正紧张地挥舞着镰刀，晶莹的汗水折射出点点碎金般的夕阳；也许他们正在打麦场上忙碌，如山的麦堆像被太阳烤熟了焦黄喷香的大面包；也许他们正在灶间做饭，新磨的面粉做成了鱼花馒头，幸福的脸庞在升腾的炊烟里……这也是我对故乡最令人心醉神迷的眷恋。

我想，正是那些故乡的麦子，无数次催生我感恩的回忆，让我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一道道黄土深深浅浅的划痕。也因为有了它们，生命才变得温暖，厚重而美好。

## 麦浪滚滚是故乡

□ 马庆民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六月的麦子熟了，你否忆起童年，忆起家乡？

在故乡那片平原土地上，这个时候，正是麦浪滚滚、穗香飘飘、金灿灿的麦浪一波一波延伸向远方，把大地和天空染成一片黄，黄得殷实、浩荡、蓬勃。

远远望去，那是美丽的风景。置身其中，伸手去触摸麦穗，它特有的芬芳，让人沉醉在夏日的金色梦幻里。没有一种植物像麦子一样，经历了秋种、冬眠、春长、夏收；漫长的过程，孕育出饱满的生命。

那翻滚的麦浪，是绽放的丰收，也是父辈们绵延不息、辛勤劳作的舞台。在这个舞台，我学会了脚踏实地的厚重，知道了付出才会有收获的道理；从父亲口中声声的麦子“学问”里，我懂得了人生的哲理……

那时候，收割机还没走进地头，割麦子全靠人工。提前好几天，父亲便开始把家里所有的镰刀，都在磨刀石上，仔细地打磨一遍。时不时地还会用大拇指在磨好的镰刀刃上，横着划拉一下，试试刀刃是否锋利。

“地比天大，粮比金贵。”割麦子是庄稼人的一件大事。天还未亮，父母就把我和哥哥叫醒，带上镰刀、干粮、水出发，做好“战斗”一整天的准备。

一院一院的麦田，仿佛看不到头，父母在前面话都顾不上说，汗水淌过脸颊，弯着腰，熟练地手起刀落；我们在后面，一会儿直起腰来看看天，一会儿跑到树荫下喝点水，想尽办法“磨洋工”。父亲总会忍不住呵斥，但我们依然磨磨蹭蹭，母亲走过来，凑到我们耳边说：“割完麦子，我们去邻村果园换杏吃。”此时，杏子的酸甜，便在心底荡漾开来，我和哥哥仿佛被灌注了神奇的力量，舞起镰刀，你追我赶。

那时候，在热辣灼人的夏风里，田野里随处可见“老少弯腰”的忙碌场景。大家热火朝天地抢收，颗粒归仓。几天工夫，一望无际的麦浪，就变成了堆在大小人脸上的笑容。

如今，各种型号的联合收割机成了麦田的主角。“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的麦收场景似乎变了，但不变的是劳动的本质和丰收的喜悦。

虽然远离故乡的沃土，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逐梦，但只要想起家乡的那片麦田，就会心生踏实。金黄的麦浪，就像天上的一轮明月，永远照在心上。

我想，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麦田，穗香飘飘，麦浪滚滚，那里有童年，有亲情，有故乡……